



进城记

朱金贤

他在窗前站了很久。

微光下的玻璃窗像一面蒙尘的镜子，一个模糊的人影浮现在玻璃上。天还没完全亮，屋里灯光昏黄。他的目光透过灰暗的玻璃窗缓慢下移，眼前的景象极不真实。无数个清晨，为何偏偏喜爱凝视低处的事物？是迷茫，抑或藏着期许。脚步声打破小区的静谧，行人步履匆匆，像背着无形的重物，一步一步走进生活的风尘。他们总在破晓时分出门，于暮色沉沉之时归来。

这个新建的小区，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，建筑整体呈土红色。小区前方，是穿城而过的以礼河。在夜里，“哗啦啦”的流水声既惊悚辗转难眠之人，也抚慰疲惫困顿之人。白天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，无人在意潺潺水声。生活恰似沉默的长河，时间如同流动的河水，身在其中，没有人能停下脚步。

他们走出大山，告别黄土。论居住环境，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，但生活终究要靠自己才能过好。希望之中，亦裹挟着迷惘。水泥地里种不出庄稼，大楼里养不活牲口，想要过得体面，仅靠政策扶持远远不够。

玻璃窗蒙上一层水雾，窗外的楼宇渐渐变得模糊，恍若置身梦境。进城前，他特意在老房子里住了几晚。潮湿的房间，散发着霉味。他觉得自己像一条在泥土里爬行的蚯蚓。那是父亲建的土坯房，多年无人照管，被野草入侵，风雨侵蚀，围墙已经塌了一半。可他看着老房子，就像看到了父亲，对着老房子说说话，心里便觉得踏实。

他漂泊半生，如今在城里安了家。莫说老一辈做梦都不敢这样想，就算他见过一些世面，也觉得难以置信。

太阳已冒出山头，用不了多久，阳光便会照耀大地的每个角落。他抬起头，群山阻挡了望向老家的目光。他转头望向太阳，几番眯起双眼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于是将目光转向更为柔和的远方，一条蜿蜒的轮廓清晰地划分开天地。上方是澄澈湛蓝的天空，下方是铺满日光的山峦。看似萧瑟沉寂的山头，丛丛野草随风摇曳，顽强地孕育着生机。

搬进城20多天了。每个清晨，他的心里还是觉得沉甸甸的，好似装着一团稀泥。过往岁月的风，还在他心里吹着。就像住在9楼，即使不开窗，他也时常能听到冷风的呼啸。一颗心悬在空中，像山顶的石头，被轻轻一碰便会滚落深谷。屋里稍亮了些。他看着太阳从山头一点点往下滑，对面楼宇的楼顶被日光铺满，感觉心头一热。他又看了一眼“羊棚村”那几个大字，那颗种在他心灵深处的种子，正在生根、发芽。

年味还没散去，但人们已无暇顾及那些红灯笼、红对联。小区的道路上，零星散落着泥土脚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向屋外走去。他知道，只有走出去才有出路。人这一生，终究离不开衣食温饱。父亲在世时常告诫，人要肯吃苦，有付出才有收获。从大山进入城市的路，还很长。

晨雾中的村子仿佛悬于天空，好似一脚踏空就会掉落人间。搬迁进城，这是羊棚村头等重要的大事。汽车的轰隆声打破山村

的宁静，村口人头攒动。山川含情，草木生辉，这一天的景象，将深深镌刻在众人记忆之中。有村民谈起祖辈口耳相传的往事，讲述祖先初到羊棚村时的模样：衣衫褴褛，但眼中满怀希冀。

最后一辆汽车驶离村子，一切看上去似乎毫无变化，但每个人都清楚，这是一场百年难遇的时代巨变。一座山、一条河、一粒土，甚至一块石头，既承载着祖辈历经的苦难，也叩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。人群渐渐散去，山村归于宁静，坡地上俯身耕耘的身影，年年岁岁不曾改变。无论是奔赴新居的搬迁群众，还是留守故土的乡亲，都在脱贫攻坚的浪潮中迎来新的生活。

车辆一次次消失于弯道，又一次次显露身影。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回荡着汽车的鸣笛声，像在和过去告别。许久之后，车队行至山脚，向着县城驶去。这条祖辈穷尽一生也难以走出的山路，这条通向希望的道路，将留存于一代人的记忆深处。

他回望大山，却看不到老家的房子。恍惚间，他仿佛看到山头在风中摇晃。多年前，他也曾沿着这条路前行，走得很慢，没有目的，也没有打算。这一次，他知道要去县城，可还没想清楚到县城之后该如何谋生，内心忐忑不安。

随后，车队驶入一条狭窄的道路。行驶近两个小时，当众人头晕目眩之际，前方的县城映入眼帘。紧接着，车队驶入一条宽敞的柏油大道，沉闷的氛围被打破，响起兴奋的欢呼声。

有人开始介绍，左边是老城，右边是新城。透过灰暗的车窗，他看到新城和老城仅隔着一一条街。新城里一派热闹景象，车辆来往不绝，行进缓慢。尽管不是第一次进城，但他还是有些心慌。车辆驶入一个小区。小区里像过年赶街一样热闹，人们扛着大包小包，往来穿梭。

鞭炮声、喧闹声、脚步声，在小区里此起彼伏。墙上挂满红色条幅，彩带在空中飘舞，各种颜色交相辉映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工作人员面带微笑，握着老乡的手嘘寒问暖。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在各个路口热情引导。先到的人，正忙着把东西往楼里搬。很多人脚下还沾着故乡的泥土，汗水顺着深深的皱纹滑落。

他们是客人，一步一步从大山深处走来。他们亦是主人，时代浪潮将他们推向前，他们必须努力学会当好生活的舵手。前路虽艰，但总有人助他们前行。

这个新小区，楼宇高耸挺立，墙面在阳光的映照下，像一张张红润的面庞。他仰起头，嘴唇微动，轻声数着楼层。他四处张望了一会儿，正打算上楼，就有志愿者向他走来。他心里清楚，一定是他们看出了他的局促。他本想婉拒，却又不好意思开口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他走出电梯，打开房门，看见雪白的墙和灰暗的水泥地板。他见过更好的房子，光亮的地板如同镜面，能够清晰地映出人的身影。多年前在省城，他为一户人家搬运家具，俯身的瞬间，看见地板上映照出自己流

汗的样子。

他走进屋内，低头看了看踩在阴影里的双脚，又抬起头透过窗户望向远方。日光明媚，几缕光洒落屋内，窗下那片区域，恍若一片澄澈透亮的水面。

他找到了自己的出路。

他仍旧每天早晨到窗前伫立片刻。对面的楼里，多数住户已经亮起灯。点点灯火宛如岁月的眼睛，凝望着人间的温情。天还没完全亮，他便把木炭、饵块和各种佐料搬到三轮车上，骑着车出了小区。

从小区出来，沿河边的大道骑行5公里，就拐到一所学校旁。他就在这里卖烧饵块。学校的铃声唤醒这座城市，孩子们穿过红绿灯，缓缓向摊位走来。看着孩子们的笑脸，他也笑了起来。晨光笼罩下的万物，处处透着新生的气息。不到两个小时，饵块便卖完了。他静静伫立，聆听孩子们清朗的读书声，看看街上来往的行人，感觉生活越来越有盼头。

回家的路上，他骑得很快，得赶回去带老人到农贸市场买菜。进城不久，他就被推举为楼长。有两位老人腿脚不便，无法独自外出。小区到农贸市场要途经两个路口，他本可以为买菜送到老人家中，既完成工作职责，自己也省心省力。可他觉得，应该让老人们亲眼看看这座城市。

他是在社区与她相识的。社区时常利用周末时段，组织志愿者帮老年人免费理发。他学过理发，经常参加志愿活动，每次都能看到她。看着她的笑容，他心里暖暖的。一来二去，二人渐渐相熟。因家中年迈父母需要照料，不便外出务工，她便在新城开了一家理发店。她说，全靠党和政府的帮扶，她才有机会搬进城，自己也应该尽己所能帮助别人。

下午忙完自己的事，他常会有意到她店里。生意好的时候，帮她打下手。没人理发，两人就坐着闲聊。晚上，他得去河边卖烤串。为丰富搬迁群众的休闲生活，当地政府在河边打造小广场。每到夜晚，灯火璀璨，往来行人络绎不绝。很多像他一样的搬迁群众，趁着暮色早早来到河边摆起小摊。

结束营业后，她来到他的摊位，陪着他一起卖烤串。一缕缕香气弥漫在灯火璀璨的河畔。升腾的烟火之间，他看到她的笑容，恍然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滋味。广场上的歌声回荡在温柔的夜色里，脚步声与潺潺流水声交融。闲下来时，他会静静观察往来行人。他们的步伐快慢不一，但都走得沉稳踏实。他还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。有一次，他听人说起以礼河：源头只有手指那么粗，一路向前，聚水成溪，汇成以礼河，流入金沙江。听到这番话，他心头一热，仿佛一股暖流正在胸中奔涌。

他心想，自己又何尝不是时代长河里的一滴水，随着河流奔涌向前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滴水，但每一滴水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唯有保持奋勇向前的姿态，才能在时代长河里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篇章。

他抬头看着深邃的夜空，点点星光闪烁。微光中，他的嘴角漾起浅浅笑意。

尾嘴，镇雄县黑树镇的一个行政村，像一块玉璧静卧于乌蒙山脉的皱褶里。听说尾嘴原来叫“襟黔乡”，即连着贵州的意思。它头枕羊耳大山，脚浸沙坝河水，伴着花鱼洞回荡的渔歌，养育着一方百姓。每到四五月，从母享方向吹过来的风轻轻拂过，羊耳大山便满目葱茏。铺展于苍穹之下的浓绿令人心醉，各色无名花草藤蔓把羊耳大山装点成油画般的世界。雨一淋，风一吹，漫山遍野弥散着清新的气息。

尾嘴没有林立的高楼，不见车水马龙的街道，也没有琳琅满目的商铺，甚至连一家像样的理发店都没有。它安静得就像一个处子，在时光流转中从容生长，于平淡往复的日常里，缔造和享受着这份安逸闲适。偶尔，站在垭口，沐着朝晖，看着从沙坝河底升腾而起的白雾，漫过下尾嘴，漫过吉家院子，向王家寨扑来，大半个尾嘴便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此刻，尖山的山顶宛若一枚青螺，在雾海中浮浮沉沉，像极了七仙女下凡的那片云天雾海。

很久以前的尾嘴，是一片层层叠叠的水田。那水田，从苏家寨一路向下铺排开去，一层一层铺展到尖山脚下。一脉清溪从羊耳大山山脚喷涌而出，穿田而过，亲吻着沙坝

河边的垂柳和白杨。每逢插秧时节，满坝的水田绿意盎然，秧苗在风中恣意摇曳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气息。如今，水田的波光已失往昔风韵，但竹丫糯的绵绵醇香，依然深深扎根于尾嘴人的记忆里。

“故地重来何所见，多了楼台亭阁。”如今的尾嘴，茅屋已难觅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新居。改变的不仅是居住环境，硫黄矿的滚滚磺烟也已消散。曾被磺烟熏得光秃秃的山岗，如今披上了葱翠。溪畔田头，也多了鸟语花香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尾嘴人。我在尾嘴坝的怀抱中长大，在沙坝河的涛声中成人。我的生命里镌刻着龙塘的微波细浪，我的血脉里流淌着阳和水井的清爽甘甜。尾嘴承载过我童年的梦想，留我在风雪中滑冰的记忆，也见证过我在夕阳余晖中滚铁环的时光。我曾在熹微的晨光中诵读经典，在老屋昏黄的煤油灯下思索人生，在洋芋、苞谷、豆角的清贫里憧憬未来。尾嘴是我前世的根，是我今世的缘，更是我来世的情。“遥远的故乡，离别了多少年，梦里常见”，梦里常望见巍峨的羊耳大山，梦见沙坝河畔温馨的家园。我走得出口尾嘴，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故土。

昭通苹果滋味长

蒙世清/文 田朝艳/图



清风刚拂过洒渔河岸边的苹果林，乌蒙群山还笼罩在薄薄的晨雾里，昭通早熟苹果就先红了腮边。

不用等深秋的霜来催熟，高海拔地区充足的日照，早已把整个夏日的暖意悄悄揉进果肉里。果农刚摆好竹筐，隔着半米距离，就能闻到若有似无的果香——是刚从枝头摘下来、带着山野气息的清甜果香。随手挑一个最红的，在衣角擦去表皮的细粒，指尖先触到日光留存的温度。轻轻一咬，就听见清脆的“咔嚓”声，清甜汁水瞬间在舌尖爆开，连风路过都要放慢脚步，沾染一身淡淡的果香。

从前总以为要等到秋意深浓，苹果才会攒够足够的糖分。昭通早熟苹果却赶在夏末时节，把第一份脆爽递到人们手中。它们长在坡地的果园里，见过春日最后的晚霞，挨过夏日最烈的日

光。果皮上那深浅不一的红，皆是日光一笔一笔描摹而成。没有长途运输的闷捂，也无冷库久存的绵软，从枝头到市场，仅需小半日。一口咬下去，脆甜爽口，满是阳光的味道。

家里的果盘刚摆上红果，不消半日，整个客厅就浸润在淡淡的甜香之中。放学归来的孩子攥着苹果啃得满脸汁水，下班回家的人随手拿起一个，咬上几口，整日的疲惫便消散大半。就连掠过窗台的风，也裹着点苹果的甜。苹果的香气慢悠悠地飘出去，钻进街巷里，把昭通早秋的松弛，悄悄揉进空气里。

这便是昭通独有的早秋滋味。不用刻意寻觅，那藏在脆响里的香，顺着果肉漫开的甜，正从一个个红透的鲜果里，慢慢散向山野，散向街巷，散向每个咬下第一口的人的心头。

在“被看见”与“被定义”间寻得自我

韩子甲

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各类社交平台如繁星般点缀着我们的生活。当代青年活跃于这片璀璨的网络星空，既渴望“被看见”，又畏惧“被定义”。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，实则是青年人在追求自我价值与保持自我独立之间纠结的真实写照。

渴望“被看见”，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本能追求。在社交平台上，我们分享生活点滴，展露个人才华，就像在黑暗之中点亮一盏灯，期待收获他人的关注与回应。每一次点赞、每一条评论，都如同温暖的阳光，照亮前行的道路，让我们真切体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。通过“被看见”，我们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，找到与他人交流的桥梁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畏惧“被定义”。标签化的评判、同质化的期许，就像无形的枷

锁，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。我们不愿被简单地贴上“学霸”“网红”“吃货”等标签，因为这些标签无法定义我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。大家渴望展现自己的多面性，追求独特的个性和风格，不愿被外界的固有待期待裹挟。

那么，我们应当如何在“被看见”与“被定义”之间找寻自我呢？

首先，要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。在追求“被看见”的过程中，切忌迷失自我，认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，明确自己奋斗的目标和前行的方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社交平台展示真实的自我，而不是为了迎合他人的喜好而刻意伪装。

其次，要理性看待外界评价。他人的评价是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，但不能仅凭

外界评价给自己下定义。面对合理的建议，虚心接受；面对刻板的标签，则要勇敢地说“不”。

最后，要坚守内心的独特性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要相信自己的价值，不随波逐流，不盲目跟风。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，要勇敢地展现自己的个性，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精彩人生。

在“被看见”与“被定义”之间，我们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船只，既要扬起风帆，追逐光明与希望，又要稳住舵盘，坚守自己的航线。我们要在这矛盾的心理中寻得自我，在追求自我价值与保持自我独立的道路上，不忘初心、勇往直前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